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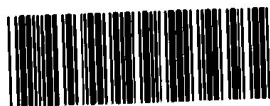


茗边老话

吾家祖屋

邓云乡著





* T188718 *

吾家祖屋

邓云乡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吾家祖屋/邓云乡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9

(茗边老话)

ISBN 7-5382-5298-3

I. 吾… II. 邓…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民居 - 中国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5363号

总策划、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美术编辑: 宋丹心

技术编辑: 袁启江

责任校对: 王 玲

装帧整体设计: 郑在勇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40

字数: 33千字 印张: 2.6

印数: 1—5000册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0.00元

细说吾家祖居，因面积较大，院落众多，为言之有序，
 必须分条梳理，一部份、一部份地讲去。先从大门口
 说起，先从大门内外说起，先从前面院落说起，先从中轴
 线院落说起……这样才不乱，这样才按图索骥，使读
 者看明白。

吾家祖居大门，在故乡东河滩北街中间路西。南北向
 的街，两面人家，不是朝东，就是朝西。而东西向的街，
 两面人家，不是朝南就是朝北。但是东、西、南、北皆朝
 向，不是均等的，最好的宅第，应该都是坐北朝南的，如
 北京东、西城大胡同，一般都是东西向的，大宅子一般都
 是坐北朝南，三进四进，后园房，后花园，鸳鸯楼一大片，
 后门出来便是后胡同，有梯房，有派头。朝南的房子，
 叫倒座，就大不如路北的宅第。这是《礼记》中“明堂制”的
 影响，由朝廷影响到民间，由古代影响到后来。至于南北
 向的街，路西的门就比东面的好，因为坐西朝东，早上一
 开大门就迎接太阳，院子里可以西房作主房，特别高大，
 叫“西为正”。这种院子在北京也有，但不多。我的乡下祖宅
 的大门，就是这样开的。站至大门口，右面一排是我家临
 街房子的后墙，向南迤迤而去，中间约^十丈^多，直到

序 言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逐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醉筵睡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品之最优者，以沉香、芥茶为首。第焚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

《长物志》中的这一段文字，好像是为香、茗做广告，现在把它抄了来，却只为它意趣好，意境好；是否有沉香、芥茶，尚在其次。何况，这里才只借了一个“茗”字来。

如今出版丛书成一大风气，心里其实不很赞成。所谓“茗边老话”，似乎未能免俗，也成了一套丛书。但它的本意原只在用一壶香茗，串起零落散漫的故事。有了这样一个名义，作者、读者，便都可以聚拢来，讲故事、听故事。虽然，这故事未必得自香茗，而多半得自阅历，得自学识，得自志趣，乃至得自性情。总归是平实、疏

茗边老话

朗、清清明明的文字，思旧忆往，谈天说地，或关乎国家民族，或只是一家一人之悲欢，江山丘壑，曲径幽窗，皆成风致。而有了这虚设的一壶一盞，则不必月夕花朝，风细帘轻，相识与不相识，都可以聚拢来品一品，听一听。“茗边老话”，与其说是一套丛书的名称，不如说只是一个聚会或曰雅集的名义。聚会中讲的故事，也便如这聚会，无始无终，聚散由人，即便得自学识者，也多半“取语甚直，计思匪深”，而只待“忽逢幽人，如见道心”。“茗之用，其利最溥”，此之谓欤！

《读书》十年，常与佳茗之会。“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最常思念的，便是这聚会和聚会中人。今借友人力，试以佳茗拜邀，竟重得雅集，重得晤对。只是一点私心，本来深藏，却因被硬派着交代缘起，才把它写在这里。好在这聚会从来是开放的，假公济私之罪，或可不问罢。

戊寅七月半 脉望拜识于万象书坊



前言

(一)

(二)

(三)

(四)

杭州亲戚家与岳母家

秋日绍兴台门



前 言

我过去写过《北京四合院》小书和《中国民居清话》长文，这次又要写“中国民居”，开始颇费踌躇，如何写呢？既不能重抄，又不能炒冷饭，自己也无聊，人家看着也乏味。年纪略大几岁，常常不免思旧。小时生活在故里故居的事，有时忽然涌上脑海，浮现眼前，那样真切有味，而这都是“七七”事变以前的旧事了。距今已是六十多年。今年夏天忽然有好心的、但未见过面的朋友，著名书法家陈巨锁先生来信问讯，问我家乡旧事，承他盛情，还特地驱车到我老家去看了一趟，寄来了一些现拍的照片，又写来了长信，信中说：

“七月三日谒访先生故里东河南镇，现将日记摘抄于下：

七月三日，夜雨连宵，五点半起床，六点小雨

中，车发忻州。同行者陈华梁、王利民二君及司机小张经过原平、崞阳、代县，于八点一刻抵繁峙县城，至县招待所就早餐，九点饭毕复前行，经砂石、大营……东转北向，行二十九公里，抵浑源县王庄堡，因铺设天然气管道（由甘肃到北京）路阻，复绕行经汤□村口，北渡唐河，时值狂雨，河水猛涨，水洪而急，初不敢渡，待多次投石测试，并询之里人，皆曰：没事！便开足马力，一冲而过。后登浑灵公路东去……过一拱桥，下公路沿河谷而上，至一小时，名为‘王品’，与东河南正反方向，复又转出至桥下而南去……出河谷，又闻水声潺潺，正唐河由浑源而来，复南渡，经一小时，东行十里，抵东河南镇，时已中午十二点。由西街而入，至镇政府……首先寻访了村中老干部，六十八岁的宋滨，他说现在全村六千七百多口人，是雁北第一大村，当年邓师禹先生家是村里大户，有钱人家，他家五代单传，村里没



有近的家人。至于房产、土改时全部分出，现在北街的粮站，就是邓家的地方拆盖翻修的，旧时建筑，一点不留了。镇中唯一的古松也枯死了（见所拍照片），东街的大白石头（石英石），也为坏人所毁。村北的大唐河，村南的玉皇岭，还是原来的样子。问及村中老宿，言可寻邓家远房本家，今尚健在的有八十岁的邓卿烈……在西街找到了邓卿烈老人，年七七岁，精神矍铄，很健谈，他说：你们说的邓云乡，他的小名叫祥子，我大他几岁，我见过，那时他才七八岁，站在他家北街的大门口……他家人缘很好……

访邓卿烈后，到北街粮食站作一巡视，无旧迹可寻，唯一口井（见照片），言是旧时所挖。……在北街路东有孙家，据说过去也是大户，建筑尚为过去遗构，唯甚破旧（见照片），拍摄数张，亦可窥见昔时晋北民居之一斑……”

这信写的太好了，淳朴深厚，亲切感人，全是



家乡祖宅已拆除改建为公家粮站，原平面图之临北街两处大门，现已改为一处粮站进出汽车之大门。文中均已写到。

传统文字风格，比那些号称大作家、大学者的不知所云式新潮文字感人的多，我不避抄袭之嫌，大段地引用了巨锁先生的原话。一边抄一边也深深地感谢他的厚爱，他早五时起床，晚七时回到他家忻州，不辞辛劳，特地寻访我那在六十多年前已被日寇侵略者抢掠一空，后又被拆除改建，已彻底连根拔，无踪迹可寻的故家，真是铭感五衷，不知说什么好了。老想着不知如何回报他才好，这次写“茗边老话”，忽然福至心灵，何不从我记忆中的祖居说起呢？巨锁先生信中说：“亦可窥见昔时晋北民居之一斑……”晋北民居不也是中国民居的一部分吗？何况“昔时晋北民居”中之“昔时”二字，亦足以代表“中国民居”中中国



民族风貌之一部分也。而中国民居完美无缺之中国风貌，必须取得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之前。因战争一来，烽火连天，沧桑异代，风貌大变。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几十年来，纵有未受战火焚余的老屋，大屋，独少“中国民居”之居住风貌，不信，看北京那些残存的数不清的四合院，除极少特殊人家而外，哪一所不是残破不堪，七折八改，弯弯曲曲的叫不出名的大杂院呢？就是那些特殊人家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哪里又有左邻右舍，旧时胡同中国民居的风貌呢？因而我想我这次写“茗边老话”，何不把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最温馨甜蜜，但又消失了的祖宅故居，用文字记录下来呢？梁任公当年说过，他写文章笔端常带感情。我虽不敢高攀大师，标榜前贤，但这感情二字我还是十分珍视的。我不爱读、不爱写，纯客观的文字；当然更不爱读、不爱写任何骗人的文字、装腔作势的文字……这样我这“茗边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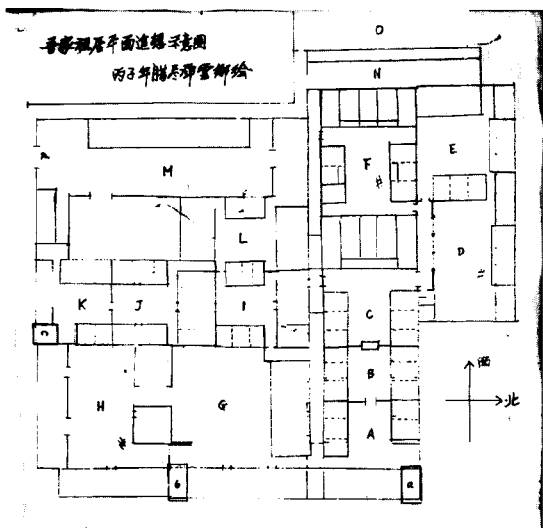
话”前面部分就沉溺在回忆中，如蚕吐絮，细细地讲说六十多年前北国山镇一户人家的院落居住情况，以及他家左邻右舍居住情况。读者就能从中看到当年在历史性的血肉战火未到来之前的小小山镇上，中国的老百姓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恬静安详，有多么淳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这在今天的中青年朋友是无法想象的。“中国民居”嘛！先要是中国味的，然后是民间的，最后才是居。因而只说现在的都市里的居民楼、公寓楼……这都是西式的舶来品，虽然未来都向这个方向发展，但那恐怕是国际性的、世界性的而非“中国民居”了。当然我的记忆中的祖宅，只是“中国民居”之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我再以之与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陕西窑洞、江南天井……一一比较之不就全了吗？



(一)

细说吾家祖居，因面积较大，院落众多，为言之有序，必须分条析理，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谈。先从大门口说起，先从大门内外说起，先从前面院落说起，先从中轴线院落说起……这样才不乱，这样才能按图索骥，使读者看明白。

吾家祖居大门，在故乡东河镇北街中间路西。南北向的街，两面人家，不是朝东，就是朝西。而东西向的街，两面人家，不是朝南就是朝北。但是东、西、南、北的朝向，不是均等的。最好的宅第，应该都是坐北朝南的，如北京东、西城大胡同，一般都是东西向的。大宅子一般都是坐北朝南，三进四进，后围房，后花园，乌鸦鸦一大片，后门开出便是后胡同。有格局，有派头。路南的房子，叫倒座，就大不如路北的气派。这是《礼记》中“明堂”制的影响，由朝廷影响到民间，



- 门: a. 大门 (上挂文魁匾, 都河府额) b. 工房院门
c. 书房院门 d. 羊房院车门
- 院: A. 柜房院 B. 客房院 C. 三进院 D. 厨房院
E. 祠堂院 F. 西庭院 G. 工房院 (一)
H. 工房院 (二) I. 米面房院 J. 书房院里院
K. 书房院外院 L. 车房院 M. 羊圈院
N. 熏房院 O. 后园

由古代影响到后来。至于南北向的街, 路西的门
就比路东的好, 因为坐西朝东, 早上一开大门就
迎接太阳, 院子里可以西房作主房, 特别高大, 叫
“西为正”。这种院子在北京也有, 但不多。我们
乡下祖宅的大门, 就是这样开的。站在大门口, 右
面一排是我家临街房子的后墙, 向南迤邐而去,



中间约十余丈，直到吾家另一大门，俗名“工房门”。再过去，又六七丈，转弯，进一小巷，留待后说。左面是本家的院子，两重小院子，比我家低的多。大门对面是堡子巷卢家房子的后檐墙，也很低。说来也不是他家房子低，也是很好的瓦房，只是我家的大门，大约是我出生前二十多年新修，或者说翻建的，特别高大，所以站在台阶上面就可望到对面的屋瓦了。而就在对面屋檐下墙上，却开了一个小洞，是豆腐房，我小时站在两块石头上才够得到那个窗口，买过一块大豆腐。旧时山镇街上没有修马路，门前是“人走出来的”土路，也有石子，平日不落雨，很干燥，夏天雨后，水从南街向北冲流而去，进入小河槽，再流入大河唐河，古名浣水。雨水冲流后的路不泥泞，露出些石子沙泥很干净，平时出入都无泥泞齃齃之感。“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山镇街上早晚都有牛羊骡马经过，经过时牲口常常要留下粪便，

但一有牲口粪，便被手勤的老、少拾粪者拾走了。按照现代说法，这些人都是义务环境卫生工作者，但他们自己为的是自己种地积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人畜粪是主要肥料，现在大概都被肥田粉代替了，没有人再拾粪了吧！

大门口说完，再说大门。祖宅前后左右十三四进院子，联在一起，有新有旧，并不修于一时。大门是光绪中叶翻修新建的。过去中国住宅，讲小门小户，大门大户。大门又讲一间大门，三间大门。我家是一间大门，不过地基很高。沿街房屋地基离街约三尺，大门地基又比之高约一尺。因此门前是五层台阶，条石砌成，阶下还有一斜坡。石阶两旁，各有一大石鼓，连底座高约三尺，出大门下台阶，下一级，两边大人斜着，蹲脚就可到石鼓上，小孩则要爬上去，俗称“上马石”，是便于出门骑牲口的。

大门是起脊门楼，筒子瓦，脊上兽一对大

10

11